

诗·书·画·评

四美堂

诗仙李白

行草书

赵昌平 选评

林凡 绘画

陆康 书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昌平 选评
林 凡 绘画
陆 康 书法

四美堂

诗·书·画·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诗仙李白
何意



四美堂

诗·书·画·评





诗·书·画·评

四美堂





出版说明

在中国人的文化情愫中，唐诗宋词，是烙在心底的印。

那些或豪迈或灵动或沉挚或曲致的清词丽句，随诗心的律动喷涌而出，琳琅错陈于世，令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那是对生命奥微的深情吟唱，是对人生旅程的细腻检阅，纵然时光流转，那诗情画意，活色生香，依旧深深拨动着每一个现代人的心弦。月夜星空，吟诵之际，便会沉浸在绘画、音乐、书法等等的艺术通感中而流连忘返。

因此，我们采取诗（词）、书、画、评融通集汇的形态，来为诗词巨匠写意，力求以少总多，尽呈唐诗宋词之韵致于目前。所选诗词文本，浅切精要，朗朗上口，以最精髓之遴选，传递诗家词人一生之心路历程。所撰品鉴文字隽永有味，集疏解、赏析、评点于一炉，贯通古今，阐发意兴，于细微处直指诗家词人之情迈。所录书法与绘画作品，借名家之感悟，驰骋想象，纵情笔墨丹青，于会心处曲尽原作三昧，带来文字之外的别样情趣。要之，名家诗、名家画、名家书、名家评，四者藉雅丽的匠心设计，都于一帙，因名之曰“四美堂”诗词品鉴丛刊。

“四美”之名自然是借用了古人所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相信读者诸君，于彼“四美”之境，随手披览此“四美”之书，必能从现代社会的重负中，呼吸到一缕醉人的芳馨——不亦乐乎？！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白小传

李白（701—763），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天宝初待诏翰林，因谤赐金放回。安史乱中为永王璘幕僚，璘败，白连累入狱流夜郎。途中赦归，遂流寓东南，贫病卒于当涂。世称李青莲、李翰林。白质性壮健豪俊，使酒任气，志在高远，而父为富商，家世卑微。因托言金星化生而系出李唐，更横经籍书而出入百家，不屑科举而期一鸣惊人。于政治，以侠儒鲁仲连为标格，高唱功成身退而傲毁朝列；于诗学，以仲尼删诗为祈向而兼庄屈熔鲍谢。遂复古以通变，自成大风海涛般清奇纵逸的诗歌风格。贺知章初见之即惊呼为「谪仙人」，后世遂有「诗仙」之称。各体俱能，尤以五七言古与绝句为长。有《李翰林集》。

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尝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

太白岂无意于世者，忧思愤郁，假以自适，其屈原《远游》之意欤？

宋·崔敦礼《宫教集》

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

宋·朱熹《晦庵诗说》

太白歌行虽大小短长错综无定，然自是正中之奇。元和诸公虽或通篇七言，而快心露骨，自是大变。

清·许学夷《诗源辨体》

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已。

清·黄白珍《最录李白集》

诗佛、诗仙、诗圣

赵昌平

一个洋溢着“英特越逸之气”（玄宗语）的时代，三位不世之才的诗国巨匠——以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为标志的盛唐诗，在后人的心目中似乎总是一片辉光；然而我更愿意把这段诗史看作一代才士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心史——而且，不无悲剧的意味。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王维卒于公元761年（上元二年），诚然，他已成为诗佛，然而当年“百人队里身不预，五侯门前心不能”（《不遇咏》）的傲兀意气已烟消灰飞。次年李白客死当涂，临终之际，这位“不屈己，不干人”，甚至“平生不下泪”的盛唐之世的“大人先生”，尽管仍以庄生的凤鹏自喻，却不禁悲歌中天摧折而知音盖寡，因而自悼“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又八年后的大历五年（770），杜甫贫病交迫，卒于江湘漂泊的孤舟之中。“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这位“葵藿倾太阳”般忧国忧民到近乎执拗的诗圣，尽管久已不复早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意气，却仍心系国是，生死以之。

不必把悲剧的原因尽归于时代的不公，因为不公，恐怕为任何时代所不免。悲剧的另一面成因，倒在于盛唐之世出入两京，南北漫游的“这一群”，尽管已代替初唐宫廷诗人群而成为诗史的主要承担者；然而其时代性的政治上的稚嫩，却使他们急欲取世族而代之的雄图，显得过于天真。他们是真正的诗人，甚至把自己未必高明的吏才与识见也作了诗化的夸大，既炫目于诗赋取士所启开的一隙仕进之光，更全然不知政局宦海的风波而匆匆涉足其中。《明皇杂录》曾开出一份“恃才浮诞”而“流落不偶”的天才诗人的长长名单，而李杜二位，就是其中压梢的大家。如果说李杜是“进取”的狂者，那么性格文弱乃至软弱的王维则可称“有所不为”的狷者，他在与李林甫集团的虚与委蛇中身心分离，终于在释家教义中拾出个“忍”字，走完了以“诗佛”称的后半生。

十年之间，盛唐三巨匠相继谢世，一个传奇般的时代结束了；然而他们留给后人的思索，却分外永长。

不妨先为三家诗立一自画像。“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无疑是诗仙最传神的写照，他，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且无限放大。“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则是诗佛——晚年王维的传真，虽然他曾以“任智”、“守仁”、“为苍生谋”（《献始兴公》）作为立身之本，然而此时，他已只与明月印心。“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杜甫末年《江汉》诗中这“腐”字，不无自嘲，却也有以见出，将“儒”的精神进行到底的执拗，在他真是蚀骨腐心。

因着执拗的家国忧思与家世的诗学传统，杜诗有了它深沉积郁的内涵与精警盘曲的语言组织，且老而弥坚，转转出新，这便是他的夫子自道——沉郁顿挫。所谓“诗圣”，兼指内涵与诗艺的“圣于诗”。因着对人生空幻的解悟，兼为画家与音乐家的王维，晚年对声光影息的敏感尤为入神，所谓“诗佛”，主要是就其晚年以《辋川绝句》为代表的这类诗作而言的。因着永远的自我中心，李白诗有着其一贯的天风海涛般的清越与壮逸，然



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他那天仙般气质性的对晶亮意象群的追求，至晚年，却更经常地与拗怒意象群形成剧烈对冲。这位“诗仙”，越到后期，似乎越与现实人生拉近了距离。

于是我们憬悟，风格迥异的盛唐诗仙、佛、圣三大家，其实有着两个根本性的共通点。他们对当时业已成熟的三教合一文化氛围的感应虽有所侧重，但骨子里却仍以传统的兼济独善之义为立身之本；他们并非“子”的意义上的道家、佛家、儒家，而是以其诗心，对三教的影响连同其他一切文化因素作了取舍与熔铸。他们是汉魏以来中国诗史与中国文化史在唐代走向的三个鼎足而立的交汇点，初唐以来，诗人们通过对诗史的反思而创造一代唐音的努力，经由三大家卓异的禀赋与尤其鲜明的个性而终于以多样化的形态臻于顶峰；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以孟子的英气，庄子的逸气为基本内核的中国士人的历史性格，作出了时代性的提升。

就这一意义而言，以仲尼为知音与楷范而以庄子风鹏终始自比的李白，那政治上尤其天真、个性上尤其张扬的歌唱，是盛唐之音最典型的代表。与学王、学杜者不一，后世学李者难得仿佛，这与其说是因为诗仙的天才不世，毋宁说是产生那天真幻想的时代已不可复制。将庄逸孟英之气发挥到极至，而在初唐以来南北、朝野诗风交流，复古通变的诗史总态势中较偏重于追源风雅汉魏的典型的在野诗人李白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更多得到初唐宫廷体传承，更重视新变的王维与杜甫，则在与李白比肩盛唐的同时，更多地启开后来。王维不仅以“一代文宗”，直接衣被大乱之后失落而渴望休憩的大历一代，更进一步完成了山水诗由主玄趣到主禅趣的转关，从而通过诗心与诗艺，为传统的“独善”之义注入了新的涵义。执拗的杜甫之较晚被重视，在文统上与中唐至宋，中国新儒学的发展攸关，其贯彻儒的兼济精神的九死未悔的人格力量，经韩愈等的提倡，为宋人发展为“骨鲠”的人生理念，而其以海涵地负般的才力为各体诗所开启的以“律细”为核心表现的各种法门，也使后人争胜于盛唐诗有了可循之径。可以说诗圣杜甫与诗佛王维的创作祈向在人生与诗法上成为“盛唐”梦醒后，中国诗史的两个大宗，从而与结束一代盛唐之音的诗仙李白，并为中国诗史这一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鼎足而立的分水岭。虽然如此，即使从王之清寂，杜之沉郁中，我们仍能感到一种与李白相通的富于时空意味的大气，这也就是盛唐人的秀朗浑成，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目 录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第六页

清平调词三首（之一）

第三二页

峨眉山月歌

第八页

月下独酌四首（之一）

第三四页

渡荆门送别

第一〇页

蜀道难

第三六页

望天门山

第一二页

梦游天姥吟留别

第三八页

金陵酒肆留别

第一四页

登金陵凤凰台

第四〇页

乌栖曲

第一六页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第四二页

夜泊牛渚怀古

第一八页

古风（之十九）

第四四页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第二〇页

永王东巡歌（之十一）

第四六页

山中问答

第二二页

早发白帝城

第四八页

子夜吴歌（之一）

第二四页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三）

第五〇页

襄阳歌

第二六页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第五二页

将进酒

第二八页

临路歌

第五四页

南陵别儿童入京

第三〇页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品赏

听犬吠，见桃花，是往访而渐近道观；“时见鹿”，“不闻钟”，暗示到观而不见道士。野竹分霄，飞泉挂峰，乃不见后远眺，即贾岛“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寻隐者不遇》）之意，由此自然归到末二句不遇而倚松惆怅。诗作于开元八年（720）之前，时李白约二十岁。全诗格律、藻词有六朝余风，而起笔带民歌风，信手拈来，如风行水上，虚中见实，透现出少年李白特有的“仙气”。前人评曰“不必切题为妙”，“于言外求旨”，均着眼于此。

犬吠水声中
桃花红处
深见鹿
溪口石径
转苍苔
不闻钟
声只见
松下问
童子言
师去
时不遇

语诵李白诗
戴天山道士不遇五律诗

陆康书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品赏

作于开元十二年（724）秋出蜀途中，时年二十四。前人以本诗“四句入地名者五”而推为绝唱。诗以夜发之地“青溪”居五地名之中心。此前二句写回首西望蜀地象征“峨眉”山月。月不圆而半，所幸月影随上游之平羌江水顺流而下，似为游子送行，遂记物寄情，见惜别依依。三句由“清溪”东跳出蜀要隘三峡，颇见远游意气；不意末句思神复返回“三峡”西之渝州（今重庆），盖渝州为东行交通枢纽，由渝向峡，连山叠嶂，略无阙处，则思君（月）亦不得再见。有此一回互，全诗开远不群的气势中，便兼见离情别绪亦挥之不去。李白是“仙”，同时是“人”。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渡遠荆門外，來從楚國游。
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月下飛梁盪，雲生接海樓。
仍憐故鄉水，遠上白頭洲。

補錄李白渡荆門送別詩句

品賞

作于开元十二年（724）。舟过湖北宜都之荆门山，三峡之夹岸群峰已成过去，眼前顿现一望平野。这豁然开朗的感觉，既催化了去乡少年一鸣冲天的远志，也必伴随有渐行渐杳的怅触。诗以“远”、“游”二字领脉，将双重感情的冲突融入眼前景象，写得起伏开宕。其精粹在中间两联。二联上句“尽”字引起下句“入”字，使重山、长江、大荒组成的旷莽景象，于豁然开通中隐隐透现告别过去，急欲进入新生活之生命跃动。借此动势，三联由昼景跳到夜景。一个由上而下的“飞”字，一个由下而上的“生”字，又勾连起由明月照彻到水气缥缈的景象转换，由此见出壮怀中的一缕乡愁，从而自然归到尾联。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